

中西哲学类型不同——

中国当然有传统哲学

楼宇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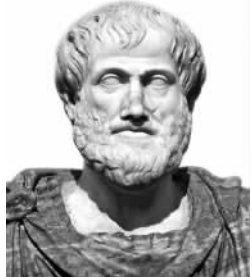
老子



孙子



孟子



亚里士多德



康德



黑格尔

近代以来，在接触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后，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哲学，即使有也只是准哲学，或者说只有具体的哲学如政治哲学、伦理哲学、历史哲学等。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待？答案的关键在于，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。

形而上与形而下，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，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

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到我国的驻美大使馆访问，问武官在军校里读些什么书，读不读《孙子兵法》？我们的武官说，《孙子兵法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典，但是已经不太适应现代战争，我们需要学习西方理论。谁知这位美国人说，你们把《孙子兵法》读懂了，我们这些著作都可以不读。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的差异，指出，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，是要把敌人彻底消灭掉，而《孙子兵法》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，在现实中可以有各种变通的方法，可以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。

我认为，这个对比不仅是军事思想的对比，也是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：西方文化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观念，中国文化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思想。

西方文化的传统，不论是哲学，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，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，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、普遍、统一的真理。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，本质与现象、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，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、普遍化、可操作的标准，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。用标准来规范个体，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。

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

标准来看，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，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，所以，中国也就没有哲学。但是，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。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、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。《周易》讲的是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”。“道”与“器”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，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。“道”不离“器”，“器”不离“道”。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。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，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但“理”和“气”同样是不可分离的。朱熹就认为，“理，形而上者；气，形而下者”，“天下未有无理之气，亦未有无气之理”，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“理”和“气”，但在现实世界中，“理”和“气”是融为一体的。

《论语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，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、应对、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，但这些都是枝节，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。子夏听了以后，大不以为然：不从人伦日用入手，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？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，认为“圣人之道，更无精粗，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，贯通只一理”，又说“凡物有本末，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，洒扫应对是其然，必有所以然”。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，道就在人伦日用中，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。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，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，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。形而上与形而下，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，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。

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，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，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

有人说中国文化缺乏逻辑，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点。这就让人奇怪了，逻辑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，没有逻辑怎么说？中国人有自己的逻辑，有自己说话的一套规则。汉语是语境逻辑，是在一定语境次序中决定这个词的词性和含义，而不是脱离了语境去抽象地分析某个词，也不是脱离了语境、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结论。如果认为逻辑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，那么，就会觉得中国没有逻辑。可是，中国人几千年说话都是颠三倒四的吗？中国有中国自己的逻辑，只是我们没有挖掘出来，或者说，因为西方人没有认

识到。

停留在概念、思维的逻辑分析与纯理性，在中国文化里确实没有发展。但中国文化的实践性，不正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吗？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，为什么要用西方哲学的标准否定中国自己的哲学呢？

这就涉及到思维方式的问题。举一个例子。《道德经》中的“道”，很多人在分析“道”到底是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。这已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了，要去思索一个独立于万物之外的本原。如果我们不纠缠于某些具体的用语，从整体上来理解老子的意思，“道”在哪里？不是独立于万物之外有个“道”，“道”就在万物之中，离开了万物没有“道”。“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”，天从“道”得到清的特性，地从“道”得到宁的特性，“道”在不同的事物上表现为不同的特性。老子最推崇水，“上善若水”，观水可以悟“道”。水是无形的，但又可以随物赋形。如果撇开这些而研究“道”是一个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，就完全偏离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。

再如，有一段时期，人们常纠结于心与物哪个是第一性的，谁决定谁。这其实就是西方思维方式，先认为二者是分离的，再去追求统一的本原。中国哲学重点探讨的不是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，而是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，心与物在一起会有什么反应的问题。王阳明主张，心外无物，心外无理，过去我们认为主观唯心主义，以为他的意思是心产生了物，其实并不如此。《传习录》记载，有一次，王阳明在外游玩，朋友指着一棵开花的树问，它在心内还是心外，王阳明回答道，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”，这里的“寂”是指不彰显，但花是存在的。不是说心产生了花，而是说心赋予了花以价值，心与花之间是相互感应的关系。儒家讲天人感应，佛教讲心缘境由，境由心显，都是要揭示心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。

近代以来，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，我们已经习惯于标准化的思维方式。不同文化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，正因为有类型上的差异，文化的互补才有可能。我们当然也要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点，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体性。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，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，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。我们不能削足适履，而要量力剪裁。只有转变思维方式，去掉有色眼镜，才能理解中国文化本身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，发现中国文化对解决当前人生、社会问题的价值和意义，也才能更好地选择性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；本文根据楼宇烈先生上课录音，由吴继忠、萧师俭整理）

□汉字故事

“明”——清人“睁眼写错字”？

杨立新

一段时间以来，一篇题为《中国五大著名错字》的文章，广泛流布于网络和平面媒体。作者以现行简化字为依据，随意指摘旅游景区内的所谓古人“错字”，如“出现最多的错字——‘明’”：

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明孝陵上，细心的游人至少可以发现两处错字：在明孝陵保护碑上，“明孝陵”写成了“明”孝陵；入明楼，在陵墓宝顶正面的石砌墙体上有“此山明太祖之墓”七个字，其中的“明”也写成了“明”。

“明”是国内景点出现最多的错字。成都武侯祠有块匾额叫“明良千古”，“明”就写成“明”；济南大明湖的门牌上“明”字，同样写成“明”。

清代把“明”写成“明”的现象很多。清代文字狱厉害，文人在许多场合不敢直书大明王朝中的“明”，担心惹祸，但又不能绕过此字，于是把“日”易为“目”，意思是“睁眼写错字”。

另一种说法相反，用“目”代替“日”是一种智慧，代表一双慧眼。如武侯祠的“明良千古”就是这用意，“明君之明重在能识人、识势”，所以重“目”，而诸葛亮正是这样有眼光的人。



明孝陵“此山明太祖之墓”石刻

应该说，该文作者有一点发现是正确的，那就是古代的“明”字多写作“明”。但他武断地认为“明”为错字，而且是“出现最多的错字”，并敷衍附会上述错误说法，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

查阅《说文解字》，我们在其收录的9353个汉字中仅能找到这个“明”字，许慎指出“古文从日”。由此可知，“明”的古文其实就是现行简化字“明”，其造字理据即我们常说的“日月为明”。如下图的甲骨文“明”，展现的是日月同辉的天象。



甲骨文“明”

对此，清代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解释道：“云古文作明，则明非古文也。盖籀作明，而小篆、隶从之。《干禄字书》曰：‘明通，明正。’”

但段玉裁所引《干禄字书》之语有误。唐代颜元孙的《干禄字书》注明：“明通，明正。”即“明”为通字，“明”为正字，而古文“明”字不录。这也就是古代文献中大量出现“明”字的原因。欲明“明”的究竟，我们还要从“明”入手。

关于“明”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：“明，照也。从月、囧。”因此，“明”是月、囧组成的会意字。

看到“明”字中的“囧”，相信您眼前会一亮。这个长期废止不用的古文字近年来忽从故纸堆中死灰复燃，被赋予新意，迅速暴热网络，竟成了“21世纪最风行的汉字”。

“囧”字的风行可能与其古怪的字形有关。因它形如八字眉，下如一张嘴，便被赋予了郁闷、悲伤、无奈、困惑、无语等意思，因而成为网络聊天中使用最频繁的汉字之一。

不过遗憾的是，这只是我们当代人对“囧”字望文生义的理解，与其实际含义相差十万八千里。“囧”字在甲骨文中即已出现，它也是《说文解字》540个部首之一，《说文》的解释是：“囧，窗牖丽廔（lòu），闓明也。”因此“囧”为窗户的象征，像窗口通明之状。看来古人和今人一样，都是取其象形，只不过是窗户而非人脸而已。



甲骨文 金文 小篆 楷体

这样，“囧”与“月”组合在一起，便成了“明”。表示月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，即光明之意。

下面我们再谈谈“明”的产生。在篆书向隶书演变的隶变过程中，常常会出现偏旁混同现象。隶变中，小篆“明”字左边的“囧”讹变为“目”：所谓的“八字眉”合并为一横，下面的“一张嘴”也拉直成一横，是为“明”。



隶变

所以，“明”字中的“目”绝不是指眼睛，而是“囧”。这样，上文清代文人“睁眼写错字”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。

这正是：汉字变迁古今殊，探索寻本是正途。望文生义实愚浅，茅塞顿开醒醍醐。

□中国民间工艺

淮阳“泥泥狗”：讲述创世神话

王锦强

民间想象中国人最初的祖先，便是女娲依照自己水中的影子用黄土捏塑的形象。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故事在中原流传甚广，捏制泥人或制作泥塑的习俗也曾极为普及。至今，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和鹤壁市浚县的人祖庙会上，仍然可以看到淮阳泥泥狗、浚县泥咕咕等特色民间工艺品的现场制作表演和售卖。

明代河南地区还流传过这样的民间小调：“傻俊角，我的哥，和块泥儿捏咱两个：捏一个儿你，捏一个儿我；捏得来一似活脱，捏得来同床上歇卧。将泥人儿摔碎，着水儿重和过，再捏一个你，再捏一个我。哥哥身上也有妹妹，妹妹身上也有哥哥。”这首民歌小曲有中原神话“兄妹婚”的精神遗孑。难怪在中国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里，主人公贾宝玉这样感叹：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作的骨肉。”

民间泥彩塑是中国较早生发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形式之一。人物和动物是传统泥塑的两大题材。河南淮阳泥泥狗是天地间的精华和造物的宠物。

泥泥狗是以胶泥（黏土）为原料，经过选土、

锤泥、制胎、捏塑、晾晒、熏染、上色等流水作业后，用手指及竹签辅助控制成各种奇特的动物造型。它取材多为远古神话传说中的鸟、兽、虫、鱼，每一造型都留有音孔，吹时可发出时而清脆时而浑厚的共鸣声。

淮阳泥泥狗外部造型大都是男根的变体，通体染黑，上面用红、黄、白、绿、粉红五彩描绘着抽象的图形纹饰，有仿楚陶器漆器的格调。其造型和纹饰都与生殖崇拜有关，是民俗文化中的另类。

泥泥狗产地集中在淮阳县城东的金庄、武庄、陈楼、前丁楼、后丁楼、史庄、许楼、段庄、李楼、刘庄、五谷台、白王庄等十二个村庄内。这一带南距古宛丘遗址八里，至太昊陵仅二里地。从古城遗址由西往东，向太昊陵集中，朝祖的意味特别明显。而且，在这里一个村，一个家，人人都能动手作业。闺女嫁到外村可以扩大泥塑技术的转移区域，娶来媳妇能够立刻上手。男制胎，女点彩，这是古代传下来的男女搭配黄金定律。

泥泥狗的品种有半人半猴、人兽同体，长着

九个头的鸟、两个头的狗，还有“猴头燕”以及“人面猴”等。这些怪异、奇特和令人费解的符号化禽兽造型，影射到了一个混沌初开、人兽共存的时代。他们原始文化的“染色体”上粘附了神秘的宗教“纹样”，拼接着古老的祭祀图式、礼仪习俗而遗存下来，并在淮阳民间内化为一种集体意识与造物行动。“泥泥狗”在淮阳祭祀人祖伏羲、女娲的庙会中，成为斋公、香客们辟灾、求福，争相购买的“圣物”与“灵物”，是大有说道的。

泥泥狗依造型大小和设色不同，大致分为小泥鳖、中小板（有飞燕、奔兔、蝉、蛙、马、香龟、草帽老虎、八大高、十大象等）娃娃头、大花货（有兜肚猴、石板猴、抱桃猴、搬脚猴、骑猴猴、猫拉猴、猴头燕、斑鸠、鸡、狗、鹅、双头狗、双头马、两头人、人头兽等100多种）等种类；其制作佳期多在春季，次年太昊陵古庙会期间粉墨登场。数以万计的男女香客抢购，或作“朝祖进香”的贡品，或为亲邻小儿之玩物。从业者计600余户2000多人，品种500多个，年销售量1000余万件，十分可观。



淮阳太昊陵庙会上的“泥泥狗”程健君摄